

說

苑

六

說苑卷第九

鴻嘉四年五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正諫

易曰王臣蹇蹇匪躬之故人臣之所以蹇蹇爲難而諫其君者非爲身也將欲以臣君之過矯君之失也君有過失者危亡之萌也見君之過失而不諫是輕君之危亡也夫輕君之危亡者忠臣不怨爲也三諫而不用則去不去則身亡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

二曰降諫三曰忠諫四曰戇諫五曰諷諫孔子曰吾其從諷諫矣乎夫不諫則危君固諫則危身與其危君寧危身而終不用則諫亦無功矣智者度君權時調其緩急而處其宜上不致危君下不以危身故在國而國不危在身而身不殆昔陳靈公不聽泄冶之諫而殺之曹羈三諫曹君不聽而去春秋序義雖俱賢而曹羈合禮

齊景公遊於海上而樂之六月不歸令左右曰

敢有先言歸者致死不赦顏燭趨進諫曰君樂治海二而六月不歸彼儻有治國者君且安得樂此海也景公援戟將斫之顏燭趨進撫衣待之曰君奚不斫也昔者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君之賢非此二主也臣之材亦非此二子也君奚不斫以臣參此二人者不亦可乎景公說遂歸中道聞國人謀不內矣

楚莊王立爲君三年不聽朝乃令於國曰寡人惡爲人臣而遽諫其君者今寡人有國家立社

稷有諫則死無赦蘇從曰處君之高爵食君之厚祿愛其死而不諫其君則非忠臣也乃入諫莊王立鼓鍾之間左伏揚姬右擁越姬左裊衽右朝服曰吾鍾鼓之不暇何諫之聽蘇從曰臣聞之好道者多資好樂者多迷好道者多糧好樂者多亡荆國亡無日矣死臣敢以告王王曰善左執蘇從手右抽陰刀刎鍾鼓之懸明已援蘇從爲相

晉平公好樂多其賦斂下治城郭曰敢有諫者

死國人憂之有咎犯者見門大夫曰臣聞主君好樂故以樂見門大夫入言曰晉人咎犯也欲以樂見平公曰內之止坐殿上則出鍾磬竽瑟坐有頃平公曰客子為樂咎犯對曰臣不能為樂臣善隱平公曰隱士十二人咎犯曰隱臣竊顧昧死御平公曰諾咎犯申其左臂而誣五指平公問於隱官曰占之為何隱官皆曰不知平公曰歸之咎犯則曰其一指曰是一也便游赭盡而峻城闕二也柱梁衣繡士民無褐三也侏

儒有餘酒而死亡渴四也民有飢色而馬有粟秩五也近臣不敢諫遠臣不得達平公曰善乃屏鍾鼓除竽瑟遂與咎犯參治國

孟嘗君將西入秦賓客諫之百通則不聽也曰以人事諫我我盡知之若以鬼道諫我我則殺之謁者入曰有客以鬼道開曰請客入客曰臣之來也過於淄水上見一土耦人乃與木梗人語木梗謂土耦人曰子先土也持子以為耦人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子必沮壞應曰我沮乃反

吾真耳今子東園之桃也刻子以為梗遇天大雨水潦並至必浮子泛泛乎不知所止今秦四塞之國也有虎狼之心恐其有木梗之患於是孟嘗君迷廵而退而無以應卒不敢西嚮秦

吳王欲伐荆告其左右曰敢有諫者死舍人有少孺子者欲諫不敢則懷操彈於後園露沾其衣如是者三旦吳王曰子來何苦沾衣如此對曰園中有樹其上有蟬蟬高居悲鳴飲露不知螳螂在其後也螳螂委身曲附欲取蟬而不知黃雀在其傍也黃雀延頸欲啄螳螂而不知彈丸在其下也此三者皆務欲得其前利而不顧其後之有患也吳王曰善哉乃罷其兵

楚莊王欲伐陽夏師久而不能群臣欲諫而莫敢莊王獵於雲夢椒舉進諫曰王所以多得獸者馬也而王國亡王之馬豈可得哉莊王曰善不穀知拙強國之可以長諸侯也知得地之可以為富也而忘吾民之不用也明日飲諸大夫酒以椒舉為上客罷陽夏之師

秦始皇帝太后不謹幸郎嫪毐封以爲長信侯
爲生兩子毐專國事浸益驕奢與侍中左右貴
臣俱博飲酒醉爭言而鬪瞋目大叱曰吾乃皇
帝之假父也妻人子何敢乃與我亢所與鬪者
走行白皇帝皇帝大怒毐懼誅因作亂戰咸陽
宮毐敗始皇乃取毐四支車裂之取其兩弟囊
撲殺之取皇太后遷之子薨陽宮一本作我陽下令
曰敢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從蒺藜其脊肉
幹四支而積之闕下諫而死者二十七人矣齊

客茅焦乃往上謁曰齊客茅焦願上諫皇帝皇
帝使使者出問客得無以太后事諫也茅焦曰
然使者還白曰果以太后事諫皇帝曰走往告
之若不見闕下積死人邪使者問茅焦茅焦曰
臣聞之天有二十八宿今死者已有二十七人
矣臣所以來者欲滿其數耳臣非畏死人也走
入白之茅焦邑子同食者盡負其衣物行亡使
者入白之皇帝大怒曰是子故來犯吾禁趣炊
鑊湯煮之是安得積闕下乎趣召之入皇帝按

劍而坐口正沫出使者召之入茅焦不肯疾行足趣相過耳使者趣之茅焦曰日至前則死矣君獨不能忍吾須臾乎使者極哀之茅焦至前再拜謁起稱曰臣聞之夫有生者不諱死有國者不諱亡諱死者不可以得生諱亡者不可以得存死生存亡聖主所欲急聞也不審陛下欲聞之不皇帝曰何謂也茅焦對曰陛下有狂悖之行陛下不自知郡皇帝曰何等也願聞之茅焦對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撲兩弟

有不慈之名遷母賞陽宮有下孝之行從蒺藜於諫士有桀紂之治今天下聞之盡厄解無嚮秦者臣竊恐秦亡爲陛下危之所言已畢乞行就質乃解衣伏質皇帝不殿左手接之右子麾左右曰赦之先生就衣今願受事乃立焦爲仲父爵之爲上卿皇帝立駕千乘萬騎空左方自行迎太后賀陽宮歸於咸陽太后大喜乃大置酒待茅焦及飲太后曰抗枉令直使敗更成安秦之社稷使妾母子復得相會者盡茅君之

力也

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士有反三月之糧者大臣諫者七十二人皆死矣有諸御已者違楚百里而耕謂其耦曰吾將入見於王其耦曰以身乎吾聞之說人主者皆間暇之人也然且至而死矣今子特草茅之人耳諸御已曰若與予同耕則比力也至於說人主不與子比智矣委其耕而入見莊王莊王謂之曰諸御已來汝將諫邪諸御已曰君有義之用有法之

行且已聞之士負水者平木負繩者正君受諫者聖君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民之豐咎血成於通塗然且未敢諫也已何敢諫乎顧臣愚竊聞昔者虞不用宮之竒而晉并之陳不用子家羈而楚并之曹不用僖負羈而宋并之萊不用子猛而齊并之吳不用子胥而越并之秦人不用蹇叔之言而秦國危桀殺關龍逢而湯得之紂殺王子比干而武王得之宣王殺杜伯而周室卑此三天子六諸侯皆不能尊賢用辯

士之言故身死而國亡遂趨而出楚王遽而追之曰已子反矣吾將用子之諫先日說寡人者其說也不足以動寡人之心又危一作色加諸寡人故皆至而死今子之說足以動寡人之心又不危加諸寡人故吾將用子之諫明日令曰有能入諫者吾將與爲兄弟遂解層臺而罷民楚人歌之曰薪乎菜乎無諸御已訖無子乎菜乎薪乎無諸御已訖無人乎齊桓公謂鮑叔曰寡人欲鑄大鍾昭寡人之名焉寡人之

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敢問君之行桓公曰昔者吾圍譚三年得而不自與者仁也吾北伐孤竹刻令支而反者武也吾爲葵丘之會以偃天下之兵者文也諸侯抱義王而朝者九國寡人不受者義也然則文武仁義寡人盡有之矣寡人之行豈避堯舜哉鮑叔曰君直言臣直對昔者公子糾在上位而不讓非仁也背太公之言而侵魯境非義也壇場之上誣於一劍非武也姪娣不離懷衽非文也凡爲不善遍於

物不自知者無天禍必有人害天處甚高其聽甚下除君過言天且聞之桓公曰寡人有過乎幸記之是社稷之福也子不幸教幾有太罪以辱社稷

楚昭王欲之荆臺游司馬子綦進諫曰荆臺之游左洞庭之陂右彭蠡之水南望獵山下臨方淮其樂使人遺老而忘死人君游者盡以亡其國願大王勿往遊焉王曰荆臺乃吾地也有地而游之子何爲絕我游乎怒而擊之於是令尹

苑九

九

三百九字

武

子西駕安車四馬經於殿下曰今日荆臺之遊不可不觀也王登車而祔其脊曰荆臺之遊與子其樂之矣步馬十里引轡而止曰臣不敢下車願得有道大王肯聽之乎王曰第言之令尹子西曰臣聞之爲人臣而忠其君者爵祿不足以賞也爲人臣而諛其君者刑罰不足以誅也若司馬子綦者忠臣也若臣者諛臣也願大王殺臣之軀罰臣之家而祿司馬子綦王曰若我能止聽公子獨能禁我游耳後世游之無有極

時祭何令尹子西曰欲禁後世易耳願大王山陵前施爲陵於荆臺未嘗有持鍾鼓管絃之樂而游於父之墓上者也於是王還車卒不游荆臺令罷先置孔子從魯聞之曰美哉令尹子西諫之於十里之前而權之於百世之後者也

荆文王得如黃之狗函籛之贈以畋於雲臺三月不反得舟一作丹之姬淫暮年不聽朝保申諫曰先王卜以臣爲保吉今王得如黃之狗函籛之贈畋於雲臺三月不反及得舟之姬淫暮年

不聽朝王之罪當笞匍伏將笞王王曰不穀免於襁褓託於諸侯矣願請變更而無笞保申曰臣承先王之命不敢廢王不受笞是廢先王之命也臣寧得罪於王無負於先王王曰敬諾乃席王王伏保申束細箠前五十跪而加之王背如此者再謂王起矣王曰有笞之名一也遂致之保申曰臣聞之君子耻之小人痛之耻之不變痛之何益保申趨出欲自流乃請罪於王王曰此不穀之過保將何罪王乃變行從保申殺如

黃之徇折筮函露之贈逐舟之姬務治乎荆蕪國三十令荆國廣大至於此者保申敢極言之功也簫何王陵聞之曰聖主能奉先世之業而以成功名者其唯荆文王乎故天下譽之至今明主忠臣孝子以爲法

晉平公使叔嚮聘於吳吳人拭舟以逆之左五百人右五百人有繡衣而豹裘者有錦衣而狐裘者叔嚮歸以告平公平公曰吳其亡乎奚以敬舟奚以敬民叔嚮對曰君爲馳底之臺上可

說苑九

十一 哀

以發千兵下可以陳鍾鼓諸侯聞君者亦曰奚以敬臺奚以敬民所敬各異也於是平公乃罷臺

趙簡子舉兵而攻齊令軍中有敢諫者罪至死被甲之士名曰公盧望見簡子大笑簡子曰子何笑對曰臣有宿笑簡子曰有以解之則可無以解之則死對曰當桑之時臣鄰家夫與妻俱之田見桑中女因往追之不能得還反其妻怒而去之臣咲其曠也簡子曰今吾伐國失國是

吾曠也於是罷師而歸

景公爲臺臺成又欲爲鍾晏子諫曰君不勝欲爲臺今復欲爲鍾是重斂於民民之哀矣夫斂民之哀而以爲樂不祥景公乃止

景公有馬其圉人殺之公怒援戈將自擊之晏子曰此不知其罪而死臣請爲君數之令知其罪而殺之公曰諾晏子舉戈而臨之曰汝爲吾君養馬而殺之而罪當死汝使吾君以馬之故殺圉人而罪又當死汝使吾君以馬故殺人聞於四鄰諸侯汝罪又當死公曰夫子釋之夫子釋之勿傷吾仁也

景公好戈使燭雛主鳥而士之景公怒而欲殺之晏子曰燭雛有罪請數之以其罪乃殺之景公曰可於是乃召燭雛數之景公前曰汝爲吾君主鳥而士之是一罪也使吾君以鳥之故殺人是二罪也使諸侯聞之以吾君重鳥而輕士是三罪也數燭雛罪已畢請殺之景公曰止勿殺而謝之景公正畫被髮乘六馬御婦人以出正閨則跪

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不朝晏
子睹裔敖而問曰君何故不朝對曰昔者君正
晝被髮乘六馬御婦人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
反之曰爾非吾君也公慙而反不果出是以不
朝晏子入見公曰昔者寡人有罪被髮乘六馬
以出正閨刖跪擊其馬而反之曰爾非吾君也
寡人以天子大夫之賜得率百姓以守宗廟今
見戮於刖跪以辱社稷吾猶可以齊於諸侯乎
晏子對曰君無惡馬臣聞之下無直辭上有隱

君民多諱言君有驕行古者明君在上下有直
辭君上好善民無諱言今君有失行而刖跪有
直辭是君之福也故臣來慶請賞之明君之好
善禮之以明君之受諫公笑曰可乎晏子曰可
於是令刖跪倍資無正時朝無事

景公飲酒移於晏子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晏子
被玄端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故乎國家得微
有故乎君何爲非時而夜辱公曰酒醴之味金
石之聲願與夫子樂之晏子對曰夫布薦席陳

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司馬穰苴介冑操戟立於門曰諸侯得微有兵乎大臣得微有叛者乎君何爲非

願與夫子樂之對曰夫布薦席陳簠簋者有人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報閭曰君至梁丘據左操瑟右拏竽行歌而至公曰樂哉今夕吾飲酒也微彼二子者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者何以樂吾身賢聖之君皆有益友

無偷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吳以伍子胥孫武之謀西破強楚北威齊晉南伐越越王勾踐迎擊之敗吳於姑蘇傷闔廬指軍却闔廬謂太子夫差曰爾忘勾踐殺而父乎夫差對曰不敢是夕闔廬死夫差旣立爲王以伯嚭爲太宰習戰射三年伐越敗於夫湫越王勾踐乃以兵五千人一作棲於會稽山上使大夫種厚幣遺吳太宰嚭以請和委國爲臣妾吳王將許之伍子胥諫曰越王爲人能辛苦今王

不滅後必悔之吳王不聽用太宰嚭計與越平
其後五年吳王聞齊景公死而大臣爭寵新君
弱乃興師北伐齊子胥諫曰不可勾踐食不重
味弔死問疾且能用人此人不死必爲吳患今
越腹心之疾齊猶疥癬耳而王不先越乃務伐
齊不亦謬乎吳王不聽伐齊大敗齊師於艾陵
遂與鄒魯之君會以歸益䟽子胥之言其後四
年吳將復北伐齊越王勾踐用子貢之謀乃率
其衆以助吳而重寶以獻遺太宰嚭太宰嚭旣

數受越賂其愛信越殊甚日夜爲言於吳王王
信用嚭之計伍子胥諫曰夫越腹心之疾今信
其游辭僞許而貪齊璧言猶石田無所用之盤庚
曰古人有顛越不恭是商所以興也願王釋齊
而先越不然將悔之無及也已吳王不聽使子
胥於齊子胥謂其子曰吾諫王王不我用吾今
見吳之滅矣女與吳俱亡無爲也乃屬其子於
齊鮑氏而歸報吳王太宰嚭旣與子胥有隙因
讒曰子胥爲人剛暴少思其怨望猜賊爲禍也

深恨前日王欲伐齊子胥以爲不可王卒伐之
而有大功子胥計謀不用乃反怨望今王又復
伐齊子胥專復強諫沮毀用事徼幸吳之敗以
自勝其計謀耳今王自行悉國中武力以伐齊
而子胥諫不用因輟佯病不行王不可不備此
起禍不難且臣使人微伺之其使齊也乃屬其
子於鮑氏夫人臣內不得意外交諸侯自以先
王謀臣今不用常怏怏願王蚤圖之吳王曰微
子之言吾亦疑之乃使使賜子胥屬鏤之劍曰

子以此死子胥曰嗟乎讒臣宰嚭爲亂王顧反
誅我我令若父霸又若立時諸子弟爭立我以
死爭之於先王幾不得立若旣立欲分吳國與
我我顧不敢當然若之何聽讒臣殺長者乃告
舍人曰必樹吾墓上以梓令可以爲器而扶吾
眼著之吳東門以觀越寇之滅吳也乃自刺殺
吳王聞之大怒乃取子胥尸盛以鴟夷革浮之
江中吳人怜之乃爲立祠於江上因名曰胥山
後十餘年越襲吳吳王還與戰不勝使大夫行

成於越不許吳王將死曰吾以不用子胥之言
至於此令死者無知則已死者有知吾何面目
以見子胥也遂蒙絮覆面而自刎

齊簡公有臣曰諸御鞅諫簡公曰曰常與宰予
比二人者甚相憎也臣恐其相攻相攻雖叛而
危之不可願君去 人簡公曰非細人之所敢
議也君無幾何田常果攻宰予於庭賊簡公於
朝簡公喟馬太息曰余不用鞅之言以至此患
也故忠臣之言不可不察也

魯襄公朝荆至淮聞荆康王卒公欲還叔仲照
伯曰君之來也爲其威也今其王死其威未去
何爲還大夫皆欲還子服景伯曰子之來也爲
國家之利也故不憚勤勞不遠道塗而聽於荆
也畏其威也夫義人者固將慶其喜而弔其憂
況畏而聘焉者乎聞畏而往聞喪而還其誰曰
非侮也芊姓是嗣王太子又長矣執政未易事
君任政求說其侮以定嗣君而示後人其讎滋
大以戰小國其誰能止之若從君而致患不若

違君以避難且君子計而後行二三子其計乎
有御楚之術有守國之備則可若未有也不如
行乃遂行

孝景皇帝時吳王濞反梁孝王中郎枚乘字叔
聞之爲書諫王其辭曰君王之外臣乘竊聞得
全者全昌失全者全亡舜無立錐之地以有天
下禹無十戶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地方不過
百里上不絕三光之明下不傷百姓之心者有
王術也故父子之道天性也忠臣不敢避誅以

直諫故事無廢業而功流於萬世也臣誠願披
腹心而効愚忠恐大王不能用之臣誠願大王
少加意念惻怛之心於臣乘之言夫以一縷之
任係千鈞之重上懸之無極之高下垂之不測
之淵雖甚愚之人且猶知哀其將絕也馬方駭
而重驚馬之係方絕而重鎮之係絕於天不可復
結墜入深淵難以復出其出不出間不容髮誠
能用臣乘言一舉必脫必若所欲爲危如重銀
難於上天變所欲爲易於反掌安於太山今欲

極天命之壽弊無窮之樂保萬乘之勢不出
反掌之易以居太山之安乃欲乘重如之危走
上天之難此愚且之所大惑也人性有畏其影
而惡其迹者却背而走無益也不知就陰而止
影滅迹絕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
勿爲欲湯之冷令一人吹之百人揚之無益也
不如絕薪止火而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
譬猶抱薪救火也養由基楚之善射者色去揚
葉百步百發百中揚葉之小而加百中焉可謂

善射矣所止乃百步之中耳比於臣未知操弓
持矢也福生有基禍生有胎納其基絕其胎禍
何從來哉泰山之溜穿石引繩久之乃以挈木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也而漸靡使之然夫
銖銖而稱之至石必差寸寸而度之至夫必過
石稱丈量徑而寡失夫十圍之木始生於蘖可
引而絕可擢而拔據其未生先其未形磨礪砥
礪不見其損有時而盡種樹畜畜長不見其益有
時而大積德修行不知其善有時而用行惡爲

非棄義背理不知其惡有時而亡臣誠願大王
孰計而身行之此百王不易之道也吳王不聽
卒死丹徒

吳王欲從民飲酒伍子胥諫曰不可昔白龍下
清冷之淵化爲魚漁者豫且射中其目白龍上
訴天帝天帝曰當是之時若安置而形白龍對
曰我下清冷之淵化爲魚天帝曰魚固人之所
射也若是豫且何罪夫白龍天帝貴畜也豫且
宋國賤臣也白龍不化豫且不射今弃萬乘之
位而從布衣之士飲酒臣恐其有豫且之患矣
王乃止

孔子曰良藥苦於口利於病忠言逆於耳利也
行故武王諤諤而昌紂嘿嘿而亡君無諤諤之
臣父無諤諤之子兄無諤諤之弟夫無諤諤之
婦士無諤諤之友其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
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
婦得之士失之友得之故無亡國破家悖父亂
子放兄弃弟狂夫淫婦絕交敗友

子復於景公曰朝居嚴乎公曰朝居嚴則曷
於治國家哉晏子對曰朝居嚴則下無言下
言則上無聞矣下無言則謂之喑上無聞則
之聾聾聾喑則非害治國家如何也且合菽粟
徵以滿倉廩合䟽縷之緯以成幃幕太山之
高非一石也累卑然後高也夫治天下者非一
士之言也固有受而不用惡有距而不入者哉

說苑卷第九

說苑卷第十

鴻嘉四年三月己亥護左都水使者光祿大夫臣劉向上

敬慎

存亡禍福其要在身聖人重誠敬慎所忽中庸曰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能慎其獨也諺曰誠無詬思無辱夫不誠不思而以存身全國者亦難矣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水此之謂也

昔成王封周公周公辭不受乃封周公子伯禽

一
孝

於魯將辭去周公戒之曰去矣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我文王之子也武王之弟也今王之叔父也又相天子吾於天下亦不輕矣然嘗一沐而三握髮一食而三吐哺猶恐失天下之士吾聞之曰德行廣大而守以恭者榮土地博裕而守以儉者安祿位尊盛而守以卑者貴人衆兵強而守以畏者勝聰明叡智而守以愚者益博聞多記而守以淺者廣此六守者皆謙德也夫貴爲天子富有四海不謙者先天下亡其身桀

紂是也可不慎乎故易曰有一道大足以守天
下中足以守國家小足以守其身謙之謂也夫
天道毀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
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謙是以衣成則缺衽官
成則缺隅屋成則加錯示不成者天道然也易
曰謙亨君子有終吉詩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
其戒之哉子其無以魯國驕士矣

孔子讀易至於損益則喟然而嘆子夏避席而
問曰夫子何謂嘆孔子曰夫自損者益自益者

缺吾是以嘆也子夏曰然則學者不可以益乎
孔子曰否天之道成者未嘗得久也夫學者以
虛受之故曰得苟接知持滿則天下之善言不
得入其耳矣昔堯履天子之位猶允恭以持之
虛靜以待下故百載以逾盛迄今而益章是吾
自臧而滿意窮高而不衰故當時而虧敗迄今
而愈惡是非損益之徵與吾故曰謙也者致恭
以存其位者也夫豐明而動故能大苟大則虧
矣吾戒之故曰天下之善言不得入其耳矣曰

中則日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是以聖人不敢當盛升與而馮三人則下二人則執調其盈虛故能長久也子夏曰善請終身誦之孔子觀於周廟而有歌器焉孔子問守廟者曰此為何器對曰盞爲右坐之器孔子曰吾聞右坐之器滿則覆虛則歌中則正有之乎對曰然孔子使子路取水而試之滿則覆中則正虛則歌孔子喟然嘆曰嗚呼惡有滿而不覆者哉子路曰敢問持滿有道乎孔子曰持滿之道挹而

損之子路曰損之有道乎孔子曰高而能下滿而能虛富而能儉貴而能卑智而能愚勇而能怯辯而能訥博而能淺明而能闇是謂損而不極能行此道唯至德者及之易曰不損而益之故損自損而終故益

常縱有疾老子往問焉曰先生疾甚矣無遺教可以語諸弟子者乎常縱曰子雖不問吾將語子常縱曰過故鄉而下車子知之乎老子曰過故鄉而下車非謂其不忘故邪常縱曰嘻是已

常縱曰過喬木而趨子知之乎老子曰過喬木而趨非謂敬老邪常縱曰嘻是已張其口而示老子曰吾舌存乎老子曰然吾齒存乎老子曰亡常縱曰子知之乎老子曰夫舌之存也豈非以其治之柔邪齒之亡也豈非以其剛邪常縱曰嘻是已天下之事已盡矣無以復語子哉

韓乎子問於叔向曰剛與柔孰堅對曰臣年八十矣齒再墮而舌尚存者聃有言曰天下之至柔馳騁乎天下之至堅又曰人之生也柔弱其

死也剛強萬物草木之生也柔脆其死也枯槁因此觀之柔弱者生之徒也剛強者死之徒也夫生者毀而必復死者破而愈亡吾是以知柔之堅於剛也平子曰善哉然則子之行何從叔向曰臣亦柔耳何以剛爲平子曰柔無乃脆乎叔向曰柔者紉而不折廉而不缺何爲脆也天之道微者勝是以兩軍相加而柔者克之兩仇爭利而弱者得焉易曰天道虧滿而益謙地道變滿而流謙鬼神害滿而福謙人道惡滿而好

謙夫懷謙不足之柔弱而四導者助之則安往而不得其志乎平子曰善

桓公曰金剛則折革剛則裂人君剛則國家滅人臣剛則交友絕夫剛則不和不和則不可用是故四馬不和取道不長父子不和其世破亡兄弟不和不能久同夫妻不和家室大凶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由不剛也

老子曰得其所利必慮其所害樂其所成必顧其所敗人爲善者天報以福人爲不善者天報

以禍也故曰禍兮福所倚福兮禍所伏戒之慎之君子不務何以備之夫上知天則不失時下知地則不失財日元慎之則無害災

曾子有疾曾死抱首曾華抱足曾子曰吾無顏氏之才何以告汝雖無能君子務益夫華多實少者天也言多行少者人也夫飛鳥以山爲卑而層巢其巔魚斃於淵爲淺而穿穴其中然所以得者餌也君子苟能無以利害身則辱安從至乎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少愈禍生於懈惰孝

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慎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
鮮克有終

單快曰國有五寒而水凍不與焉一曰政外二
曰女厲三曰謀泄四曰不敬卿士而國家敗五
曰不能治內而務外此五者一見雖祠無福除
禍必得致福則貸

孔子曰存亡禍福皆在己而已天災地妖亦不
能殺也皆者殷王帝辛之時爵生烏於城之隅
二人占之曰凡小以生巨國家必祉三名必倍

帝辛喜爵之德不治國家亢暴無極外寇乃至
遂亡殷國此道天之時詭福反爲禍至殷王武
丁之時先王道缺刑法弛桑穀俱生於朝七日
而大拱工人占之曰桑穀者野物也野物生於
朝意朝亡乎武丁恐駭側身脩行思昔先王之
政興滅國繼絕世舉逸民明養老之道三年之
後遠方之君重譯而朝者六國此迎天時得禍
反爲福也故妖孽者天所以警天子諸侯也惡
夢者所以警言士大夫也故妖孽不勝善政惡夢

不勝善行也至治之極禍反爲福故太甲曰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追

石讎曰春秋有忽然而足以亡者國君不可以不慎也妃妾不一足以亡公族不親足以亡大臣不任足以亡國爵不用足以亡親佞近讒足以亡舉百事不時足以亡使民不節足以亡刑罰不中足以亡內失衆心足以亡外媼大國足以亡

夫福生於隱納而禍生於得意齊頃公是也齊

頃公桓公之子孫也地廣民衆兵強國富又得霸者之餘尊驕蹇怠傲未嘗肯出會同諸侯乃興師伐魯反敗衛師于新築輕小媼大之行甚俄而晉魯佯聘以使者戲二國怒歸求黨與助得衛及曹四國相輔期戰於鞍大敗齊師獲齊頃公斬逢丑父於是懼然大恐賴逢王父之欺奔逃得歸弔死問疾七年不飲酒不食肉外金石絲竹之聲遠婦女之色出會與盟卑下諸侯國家內得行義聲問震乎諸侯所亡之地弗求

而自爲來尊寵不武而得之可謂能詘免變化
以致之故福生於隱約而禍生於得意此得失
之効也

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道浸章浸明襄城之過
在於得意而急浸蹇浸亡晉文公是其効也晉
文公出亡修道不休得至子嚮食國嚮國之時上
無明天子下無賢方伯強楚主會諸侯皆畔天
子失道出居子鄭文公於是憫中國之微任咎
犯先軫陽處父畜愛百姓厲養戎士四年政治

內定則舉兵而伐衛執曹伯還敗強楚威震天
下明王法率諸侯而朝天子莫敢不聽天下曠
然平定周室尊顯故曰大功之効在於用賢積
道浸章浸明文公於是霸功立期至意得湯武
之心作而忘其衆一年三用師且弗休息遂進
而圍許兵亟弊不能服罷諸侯而歸自此而怠
政事爲狄泉之盟不親至信襄義缺如羅不補
威武詘折不信則諸侯不朝鄭遂叛夷狄內侵
衛遷于商丘故曰襄城之過在於得意而怠浸

蹇浸士

田子方侍魏文侯坐太子擊趨而入見賓客群臣皆起田子方獨不起文侯有不說之色太子亦然田子方稱曰爲子起歟無如禮何不爲子起歟無如罪何請爲子誦楚恭王之爲太子也將出之雲夢遇大夫工尹工尹遂趨避家人之門中太子下車從之家人之門中曰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吾聞之敬其父者不兼其子兼其子者不祥莫太焉子大夫何爲其若是工尹曰向

苑十

九

范

吾望見子之面今而後記子之心審如此汝將何之文侯曰善太子擊前誦恭王之言誦三遍而請習之

子贛之丞或在塗見道側巾弊布擁蒙而衣衰其名曰舟綽子贛問焉曰此至丞幾何嘿然不對子贛曰人問乎已而不應何也屏其擁蒙而言曰望而黷人者仁乎覩而不識者智乎輕侮人者義乎子貢下車曰賜不仁過問三言可復聞乎曰是足於子矣吾不告子於是子贛參偶

則軾五偶則下

孫叔敖爲楚令尹一國吏民皆來賀有一老父
衣麤衣冠曰冠後來弔孫叔敖正衣冠而出見
之謂老父曰楚王不知臣不肖使臣受吏民之
垢人盡來賀子獨後來弔豈有說乎父曰有說
身已貴而驕人者民去之位已高而擅權者君
惡之祿已厚而不知足者患處之孫叔敖再拜
曰敬受命願聞餘教父曰位已高而意益下官
益大而心益小祿已厚而慎不敢取君謹守此

說苑十

卷十

三者足以治楚矣

魏安釐王十一年秦昭王謂左右曰今時韓魏
與秦孰強對曰不如秦強王曰今時如耳魏齊
與孟嘗芒卯孰賢對曰不如孟嘗芒卯之賢王
曰以孟嘗芒卯之賢率強韓魏以攻秦猶無奈
寡人何也今以無能如耳魏齊而率弱韓魏以
伐秦其無奈寡人何亦明矣左右皆曰然申旗
伏瑟而對曰王之料天下過大當六晉之時智
氏最強滅范中行氏又率韓魏之兵以圍趙襄

子於晉陽決晉水以灌晉陽之城不滿者三板
智伯行水魏宣子御韓康子爲驂乘智伯曰吾
始不知水可以亡人國也乃今知之汾水可以
灌安邑絳水可以灌平陽魏宣子肘韓康子康
子履魏宣子之足肘足接於車上而智氏分身
死國亡爲天下笑今秦雖強不過智氏韓魏雖
弱尚賢其在晉陽之下也此方其用肘足之時
願王之必勿易也於是秦王恐

魏公子牟東行穰侯送之曰先生將去冉之山

東矣獨無一言以教冉乎魏公子牟曰微君言
之牟幾忘語君君知夫官不與勢期而勢自至
乎勢不與富期而富自至乎富不與貴期而貴
自至乎貴不與驕期而驕自至乎驕不與罪期
而罪自至乎罪不與死期而死自至乎穰侯曰
善敬受明教

高上尊賢無以驕人聰明聖智無以窮人資給
疾速無以先人剛毅猛勇無以勝人不知則問
不能則學雖智必質然後辯之雖能必讓然後

爲之故士雖聰明聖智自守以愚功彼天下自守以讓勇力距世自守以怯富有天下自守以廉此所謂高而不危滿而不溢者也

齊相公爲大臣具酒期以日中管仲後至相公舉觴以飲之管仲半棄酒相公曰期而後至飲而棄酒於禮可乎管仲對曰臣聞酒入舌出舌出者言失言失者身棄臣計棄身不如棄酒相公笑曰仲父起就坐

楚恭王與晉厲公戰於鄢陵之時司馬子反渴

苑十

十一

而求飲豎穀陽持酒而進之子反曰退酒也穀陽曰非酒也子反受而飲之醉而寢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子反子反辭以心疾於是恭王駕往入幄聞酒臭曰今日之戰所恃者司馬司馬至醉如此是亡吾國而不恤吾衆也吾無以復戰矣於是乃誅子反以爲戮還師去穀陽之進酒也非以如子反忠愛之而適足以殺之故曰小忠大忠之賊也小利大利之殘也好戮之臣不可不察也

羞小恥以構大怨貪小利以亡大衆春秋有其
戒晉先軫是也先軫欲要功獲名則以秦不假
道之故請要秦師襄公曰不可夫秦伯與吾先
君有結先君一日薨而興師擊之是孤之負吾
先君敗鄰國之交而失孝子之行也先軫曰先
君薨而不弔贈是無哀吾喪也興師徑吾地而
不假道是弔吾孤也且柩畢尚薄屋無哀吾喪
也興師卜曰大國師將至請擊之則聽先軫興
兵要之沒擊于之匹馬隻輪無脫者大結怨構禍
不可不察也

於秦接刃流血伏尸暴骸糜爛國家十有餘年
卒喪其師衆禍及大夫憂累後世故好戰之臣
魯哀公問孔子曰子聞忘之甚者徒而忘其妻
有諸乎孔子對曰此非忘之甚者也忘之甚者
忘其身哀公曰可得聞與對曰昔夏桀貴爲天
子富有天下不修禹之道毀壞辟法裂絕世紀
荒淫于樂沉酗于酒其臣有左師觸龍者諂諛
不止湯誅桀左師觸龍者身死四支不同壇而

居此忘其身者也哀公愀然變色曰善

孔子之周觀於太廟右陛之前有金人焉三緘其口而銘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戒之哉無多言多言多敗無多事多事多患安樂必戒無行所悔勿謂何傷其禍將長勿謂何害其禍將大勿謂何殘其禍將然勿謂莫聞天妖伺人熒熒不滅炎炎奈何涓涓不壅將成江河緜緜不絕將成網羅青青不伐將尋斧柯誠不能慎之禍之根也口是何傷禍之門也強梁者不

得其死好勝者必過其敵盜怨主人民害其貴君子知天下之不可蓋也故後之下之使人慕之執雌持下莫能與之爭者人皆趨被我獨守此衆人惑惑我獨不從內藏我知不與人論技我雖尊高人莫害我夫江河長百谷者以其卑下也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戒之哉戒之哉孔子顧謂弟子曰記之此言雖鄙而中事情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行身如此豈以口遇禍哉

魯哀侯棄國而走齊齊侯曰君何年之少而棄國之蚤魯哀侯曰臣始爲太子之時人多諫臣臣受而不用也人多受臣臣愛而不近也是則內無聞而外無輔也是猶秋蓬惡於根本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

孔子行遊中路聞哭者聲其音甚悲孔子曰驅之驅之前有異人音少進見之丘吾子也擁鐮攜索而哭孔子辟車而下問曰夫子非有喪也何哭之悲也兵吾子對曰吾有三失孔子曰願

聞三失丘吾子曰吾少好學問周遍天下還後吾親亡一失也事君奢驕諫不遂是二失也厚交友而後絕三失也樹欲靜乎風不定子欲養乎親不待往而不來者年也不可再見者親也請從此辭則自刎而死孔子曰弟子記之此足以爲戒也於是弟子歸養親者十三人孔子論詩至於正月之六章懼然曰不逢時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廢道違上離俗則危身世不與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則孽也是

以桀殺關龍逢紂殺王子比干故賢者不遇時
常恐不終焉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謂地蓋
厚不敢不躋此之謂也

孔子見羅者其所得者皆黃口也孔子曰黃口
盡得大爵獨不得何也羅者對曰黃口從大爵
者不得大爵從黃口者可得孔子顧謂弟子曰
君子慎所從不得其人則有羅網之患

脩身正行不可以不慎嗜欲使行虧讒諛亂正
心衆口使意回憂患生於所忽禍起於細微汙

辱難湔洒敗事不可復追不深念遠慮後悔當
幾何夫徼幸者伐性之斧也嗜欲者逐禍之馬
也謾諛者窮辱之舍也取虐於人者趨禍之路
也故曰去徼幸務忠信節嗜欲無取虐於人則
稱爲君子名聲常存怨生於不報禍生於多福
安危存於自處不困在於蚤豫存亡在於得人
慎終如始乃能長久能行此五者可以全身已
所不欲勿施於人是謂要道也

顏回將西游問於孔子曰何以爲身孔子曰恭

敬忠信可以爲身恭則免於衆敬則人愛之忠則人與之信則人恃之人所愛人所與人所恃必免於患矣可以臨國家何況於身乎故不比數而比踈不亦遠乎不脩中而脩外不亦反乎不先慮事臨難乃謀不亦晚乎

凡司其身必慎五本一曰柔以仁二曰誠以信三曰富而責毋敢以驕人四曰恭以敬五曰寬以靜思此五者則無凶命曰能治敬以助天時凶命不至而禍不來敬人者非敬人也自敬也

貴人者非貴人也自貴也昔者吾嘗見天雨金石與血吾嘗見四月十日並出有與天滑吾嘗見高山之崩深谷之壑大都王官之破大國之滅吾嘗見高山之爲裂深淵之沙竭貴人之車裂吾嘗見稠林之無木乎原爲谿谷君子爲御僕吾嘗見江河乾爲坑正冬采榆葉仲夏雨雪霜干乘之君萬乘之主死而不葬是故君子敬以成其名小人敬以除其刑奈何無戒而不慎五本哉

魯有恭七名曰机記行年七十其恭益甚冬日
行陰夏日行陽市次不敢不行參行必隨坐必
危一食之間三起不差見衣裘褐之士則爲之
禮魯君問曰机子年甚長矣不可釋恭乎机記
對曰君子好恭以成其名小人學恭以除其刑
對君之坐豈不安哉尚有差跌一食之上豈不
美哉尚有哽噎今若記所謂幸者也固未能自
必鴻鵠飛冲天豈不高哉矰繳尚得而加之虎豹
爲猛人尚食其肉席其皮譽人者少惡人者多
行年七十常恐斧質之加於記者何釋恭爲
成回學於子路三年回恭敬不已子路問其故
何也回對曰臣聞之行者比於鳥上畏鷹鷂下
畏縹羅夫人爲善者少爲讒者多若身不死安
知禍罪不施行年七十富恐行節之虧回是以
恭敬待大命子路稽首曰君子哉

說苑卷第十



